

一点表里

日暮苍山远

林金石

“日暮苍山远”，很喜欢这句诗。日落时分，暮色渐渐聚拢，自远处压过来，群山也就渐渐由远及近地变得模糊了，消隐了，最后被黑夜完全笼罩，一点轮廓也没有。于是，夕阳安静了，群山安静了，天空安静了，村庄也都安静了。剩下的，日暮和苍山只在记忆中。这是一种怎样的意境，怎让人不喜欢呢。

一座山，或者一群山，本是静止的，但在诗人刘长卿的勾勒中，突然动起来了，它们似乎随着日暮渐行渐远，远得你伸手想要抓住它，却怎么也够不到，远得在你眨眼之间，日暮，苍山早已无迹可寻。李白有诗：“山随平野尽，江入大荒流。”其景致相近，意境相同。古人何其智慧，竟能将静止的山野写动了，写活了，写绝了。

小时候，常看的日暮，是在秋天。春天的日暮过于零碎，时阴时雨，很难看到。夏天的日暮过于漫长燥热，大多吃过晚饭便拿着蒲葵扇看电视去了，哪有心情守望日暮？冬天的日暮又过于冷峻，闲来无事时，总想着躲在屋里烤暖，哪有闲情去看日暮？唯独秋天的日暮才刚刚好。



秋天的日暮不急不躁，不冷亦不热，不早也不晚。从学校放学，回家也才六点左右。此时，日暮刚起，太阳渐渐吻别群岚。村庄里，大人们陆续收工回家，煮饭的煮饭，喂猪的喂猪，赶鸭的赶鸭，忙忙碌碌的。但，无论有多忙，只要看到那壮美的日暮，也总会忍不住停下手中的活，一手扶着柴扉，一手抹一把额上的汗珠，眯着眼睛凝神细看，嘴里时不时发出溢美之词：“今晚的黄昏真美啊。”而我们这些小孩子呢，则要帮忙收晒场上的稻谷，院里的萝卜干，屋顶上的花生、芝麻、绿豆等什物。这时候，无论站在哪个点上，晒场、院子、屋顶……都能清清楚楚看到日暮，也只有这时候才能悠悠闲闲地看一回日暮。

日暮，好美——是陶渊明的“日暮巾柴车，路暗光已夕。归人望烟火，稚子候檐隙”的安居乐业之美，是杜甫“牛羊下来久，各已闭柴门。风月自清夜，江山非故园”的幽静闲适之美，是夏曾佑的“日暮江逾阔，秋深水不波。寒沙求食鸟，远浦挽船歌”自然辽阔之美，甚至是乾隆的“雨洗天光碧，日射霞彩烂。驾鹅飞意闲，蛙蚓鸣声乱”的五彩斑斓之美。

这么美的日暮，只那么静静看着，天上的云霞光彩变幻，一会儿深一会儿浅，一会儿暗淡一会儿耀眼，就像人生的每一段路途一样，一会儿上坡一会儿下坡，一会儿平坦一会儿坎坷，但无论如何变化，总是美的，也总有美在。

“日暮苍山远”，轻轻默念。于是觉得，日暮的美丽，苍山的雄壮，日暮与苍山构成了一幅神秘而又壮丽的乡村晚景图，外加一个“远”字，让这幅图顿然生出了许多意境：邈远的，若隐若现，迷人得很；古朴的，天然去雕饰，自然得很。然而，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。

夕阳是美好的，其美好在于它用短暂的绚烂诠释生命的热烈，纵使即将沉入黑暗，也要将最后的余晖洒向人间。就像人生，也是短暂的，昨天还在看日暮美，看苍山远，然而，转瞬间已到垂暮之年，白发苍苍，皱纹纵横，那个常常蹲在晒场、院子或者屋顶上看日暮苍山的少年已不再。

高眉低看

一片桐叶即安家

米项城

本版配图 / 溥心畲

传统的秋天，是从梧桐叶落开始的。

“梧桐一叶落，天下尽知秋”。梧桐树，大筋脉、大骨节、大身材，颇具北方气质，偏生一副敏感心思。秋气一泛，它便捕捉到了。

梧桐，是一种与岁时密切契合的乔木。古典园艺著作《花镜》里说：此木能知岁。每枝有十二片叶子，象征一年十二个月。如果闰月，就会多长出一片。梧桐在清明节开花，如果不开，这年的冬天就会十分寒冷。这种说法，把梧桐说得有点神秘。

书上还说，在院子里栽梧桐树，不但能知岁，还可能引来凤凰。“凤凰鸣矣，于彼高冈。梧桐生矣，于彼朝阳。”因为凤凰非梧桐不栖。

古人的说法，总是玄妙有趣；而我们呢，是不是早已没耐心，去观察一枚梧桐叶了呢？

叶萌叶落，叶黄叶飘，梧桐遵从着自然节令的脚步。至于说梧桐惊秋，肯定是人的附会。暑热撤离，凉爽到来，然而一晃眼便是萧瑟风凉，秋寒落在人心里，会悚然一惊；若再加上某些外部因素，如国破家亡、年华老去之类，那么梧叶飘落，引来绵绵不绝、复杂难言的意绪，也是很自然的。南唐后主李煜叹道：“辘轳金井梧桐晚，几树惊秋”。梧桐本是无情物，以“我”观树，树便是我啊。

梧桐叶落时，声响霍然，不同于椿楸槐柿，窸窣窸窣似秋虫儿蠕动；因为梧桐叶大嘛。叶子离枝，叶柄跟枝干铿然断裂，咔嚓有声，隔着窗子，就能听到。夜深月明时节，寂静放大了音波的振幅，古筝弦断般，还真是有点惊心的。传说中的焦尾琴，取材于梧桐，是不是也利用了梧桐为大自然传声的天赋呢。

不管能不能传声儿，若窗前立一棵梧桐，你会看到一些平时不易看到的事物，听到一些平时听不到的声音。就是普普通通的风、雨、日光，还有月亮；经梧桐硕大的叶片一揽，一网，一筛，一逗，那风雨日月就添了一抹神秘的文艺气质。一霎，是雨打梧叶的怨，一霎，是绿上窗纱的喜；一霎，是累累堆堆的紫云铺天空，一霎，又是碧叶翻成百褶裙。

它把大幅大幅的翠绿，往书生窗前一推，往仕女楼阁一铺，书生的案几、仕女的素裙，就都映了一层魔幻的文艺绿。雨来砰砰破破，风来潇潇刷刷，



心，就不由得湿了软了淋漓了，嗟嘘一番，吟叹两声，都是梧桐清词。“一声梧桐一声秋，一点芭蕉一点愁”“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”……梧桐被雨敲着也好，被秋风翻阅也好，都是一首清秋词。又婉约，又抒情，又清凄，又深幽，跟秋天，是无可替代的绝配。

如今，我生活的小城里，也能见到梧桐。擎着巨大的绿扇子，扇子里藏些鸟鸣虫飞；钢筋水泥的空间，便多了一抹古典的余温和乡村的雅丽。

儿时在地里拾麦，口渴，摘一枚瓜叶，麦荇子拴边儿，撮成叶包包儿，再用麦秆儿接成的绳儿入井汲水喝。汲上来的井水，便有瓜叶的清甜，还有毛拉拉的触感。也用梧桐叶，那水里便弥漫着梧叶的苦味，叶上柔柔密密的绒毛，是丝绸般的柔和。若擎一枚桐叶遮阳，响亮的麦天，便变幻出清凉。尤其是那种嫩梧桐，叶子又大又美，阳光照着，在脸上留下一块碧绿的光影。

听说，作《富春山居图》的黄公望，也用桐叶做帽的。黄公望在浙江廉访司充当书吏时，因上司贪污事件受牵连，被诬入狱。出狱时已经五十岁，从此“弃人间事”，“据梧隐几，若忘身世”，“棕鞮桐帽薜萝衣”。一枚桐叶帽，竟成为艺术家安置内心的居所。

你看，一颗心可以很大，大到包罗天下；也可以很小，一片桐叶即可安家。